

陳之藩著

陳之藩散文集

# 劍河倒影

## 目次

如夢的兩年——代序	一
一、實用呢，還是好奇呢？	六
二、理智呢，還是感情呢？	一〇
三、明善呢，還是察理呢？	一五
四、一夕與十年	二〇
五、王子的寂寞	二五
六、自己的路	三〇
七、圖畫式的與邏輯式的	三五
八、勇者的聲音	四〇
九、古瓶	四五

• 影倒河劍 •

- 十、羅素與服爾泰……………五一
- 十一、風雨中談到深夜……………五七
- 十二、噴煙制度考……………六一
- 十三、不鑄大錯……………六六

## 如夢的兩年——代序

國家科學基金會每年從美國全國大學中選近百位教授到歐洲幾個著名大學去訪問。一九六九年，我很幸運的獲選。於是接洽劍橋大學。我給克路司教授寫了封信，他很快的回信說：他們每年在控制部門只接受一位；而該年度已選妥加里佛尼亞伯克來的一位教授作爲訪問者。不過呢，在信上他又加上一句，你如果能來此作爲學生，誰也阻攔不了你。

我當時覺得劍橋已沒有了希望，於是改洽倫敦大學。然後向一位曾留英在美執教的朋友商量。他說：「去倫敦大學作什麼呢？與美國的大學一模一樣。還是設法去劍橋。當這兩個老大學的學生是件很光榮的事。你查查愛因斯坦的傳記，他曾經要去牛津當研究生，那是在他得諾貝爾獎以後二十年。」

於是，我又寫信給克路司教授，他這回寄的是一大堆格式。我打開一看，原來要作劍橋的研究生，是這麼難的事。但既不能去法國或德國，又不去倫敦大學，劍橋再難，

也有一試了。

克路司教授沒有想到我真會申請。所以第一天見了面，他就喜歡得在克萊爾學院請我喝酒吃飯，把我介紹給學院裏的朋友，於是照他的介紹，每個人都向我叫起陳教授來。而在我的屋子，釘上大牌子，陳教授。學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我自己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

最初的一兩個月，都是在看閒書，聊閒天中過去的。因為看到好多事都很新鮮，於是就一連寫了十篇劍河倒影寄給中央日報。嗣即接到好多朋友的信，其中有梁實秋先生的謬獎；林語堂先生的申論，還有好多朋友說，太好了，你又提筆寫散文了。

但是十篇寫完以後，我就覺得不太明白劍橋，有「出口便錯」的危險。於是多看些再說，可是越看得多，越不敢寫。雖然我那時整天看閒書，聊閒天，並沒有看我本行的東西，也並沒有寫出散文來。

劍橋之所以為劍橋，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幹各人的，從無一人過問你的事。找你愛找的朋友，聊你愛聊的天。看看水，看看雲，任何事不做也無所謂。在一九七〇的前半年，我幾乎沒有看一本本行的書。好像壞學生放了假時的狀態。

這時候，臺北卻出現了劍河倒影的集子，除了那十篇散文外，還找出我未出國以前的幾篇文章，可能是那位店東的剪貼簿罷，大登廣告，出版了。不經同意替我出書，倒在其次；使人看來很不舒服的，是還寫了一段很輕浮的廣告，書裏面又是數不清的錯字別字。使我對那種無法無天的作風難過了好幾天。

於是，爲辨正計，我又繼續寫了三篇，表示倒影尚未寫完，該集顯係盜印。這場無從打起的仗，使我苦惱了一陣，我又忙着在劍橋，在曼徹斯特，在倫敦講演去了。

一講演，就有提問題者，一提問題，就刺激出興趣來。我在曼徹斯特有一次講完，麥克法蘭教授提一問題，使我大感興趣。於是回到劍橋，又弄起本行來。等我第二次在劍橋報告時，克路司教授讓我把這個有趣的結果寫出來。我大概用了三四個月的時間，寫成了一本小書似的。

內容是有創造些；我也是有兩三夜興奮得睡不着。但我們對創作性的東西，並不像劍橋的人那麼看重。只要是創見，他們就覺得好的不得了。可是如爲繼續引申的東西，他們就覺得那不是劍橋應該作的。

所以，克路司教授比我還興奮。他把麥克法蘭教授找來，兩個人考起我來。一小時

後，他說：我推薦你的論文到學位會去。作為哲學博士論文。如此，快到兩年的時候，我變成劍橋的哲學博士。

等到禮服店把我那份服裝送來，我確實很喜歡；因為那頂帽子，並不是尋常的樣子，是黑絨作的橫圈式加上金色的繩子。那個形狀，在莎士比亞的戲中是常見的。

原來想寫二十篇的劍河倒影，因為這個博士學位給攪亂了。又寫了一篇之後，就是離開劍橋的時候了。二十篇的預想始終交不了卷，也只好算了。

此時，臺中又出了新的盜印本，包括我那三篇一九七〇年作的，印的更壞，錯字更多，到了一種不能看的地步。

這麼幾篇稿子，本沒有成集的可能，但在兩次盜印之後，我的文字已被誤植的不成體統，還是負責把它印出來，以對得起對我的散文有所偏好的讀者。

在劍橋的好幾個學院的晚會中，與人談起，常常有人誤認為我是學文學的，不然，為什麼知道那麼多文學上的故事？

比如，談起哈代來，我說哈代應算是劍橋的，因為他有個朋友在王家學院，哈代受這位朋友影響最深。

比如，談起莎士比亞來，我立時說出溫莎的風流婦人是在一個禮拜中趕成的。

比如，談起艾略特來，我說離劍橋不遠的那個小教堂就在他的一首詩裏。

有時，我自己也奇怪，這些知識都是什麼地方來的呢？沒有來美國前，在臺北的五年中，我很幸運的作了梁實秋先生的鄰居，每天晚上都到他家談天，五年的時間，他談的太多了，我聽的也太多了。而這種聊天，我到劍橋後忽有一天悟出，不正是不折不扣的劍橋精神嗎？

確實是我的幸運，在臺北與實秋先生談了五年天，在劍橋又與成百的學者談了兩年天。每天有解惑後的清明與聞道中的喜悅。所以，我願不顧寒儉的把這本小書獻給他們，尤其是實秋先生。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五日於休士頓大學



## 一、實用呢，還是好奇呢？

從休士頓中午上飛機，吃兩次飯，睡一次覺，就是倫敦了。因為我在旅行之前從來不預先準備什麼，更談不到預定旅館；在倫敦轉了一兩個鐘頭，我也知道不可能找到房間；於是就搭上來劍橋的火車。車廂裏只有兩個人，我問他：「去劍橋在哪一站下車？」他說，當然是最後那一站。他的意思也許是劍橋而後，還有什麼呢？

車廂破爛的程度，我想就是我在廿幾年前從西安去寶雞的火車可以相比。美國有的火車很糟，臺灣有的支線上的火車很爛，都比這個火車要強多了。可是，它卻有一個特色：那即是爛而不髒。無論多窮多破而不髒，是一種特有的文化。這種文化也許舉個例才能說明。我小孩時在北平的鄰居是家旗人，每天以典當爲生，家貧到了如洗的地步。可是不髒，每天擦呀、洗呀，弄得一塵不染。我想所謂清貧即是如此之謂罷。

於是，這一系列清貧的火車穿過山洞，經過綠野，在一片秋光裏慢慢停下來，可不是嗎？這是劍橋。

好在這是終點，不然我可急壞了。我怎麼也開不開門，因為並無把手可開。後面那位唯一的同伴走過來，很熟練的把手伸到沒有玻璃的門窗之外，一下就開了。這樣爛的車，這種開門法，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這個站，除了是露天外，不比新竹車站大，而出口又有收票處，與新竹站更像了。我好像覺得我又在走出新竹車站，到清華去教書似的。自己提醒好幾次：「這是劍橋，這是出牛頓，出馬克士威爾，出湯姆蓀的地方。」我這一行。一下就想出這麼多大師出自劍橋，世間三百六十行，再乘以三百六十，你看這兒出過多少大師罷。搖搖頭，不大相信。

過了些小街小巷，安頓在一個旅館裏。在飛機上吃足了，並不餓；也睡足了，並不困。反正在這兒的日子最少也有一年呢，也不急於東看西看的。沿着小街，信步走去。眼睛忽然一亮，再仔細一看，不自主的笑起來。難怪小赫胥黎到了美國說：「怎麼美國連一本書也沒有呢！」我來到一個小書舖的前面。

在美國找到一個書店是件很不易的事情，找到一個有點正式的書的書店，更難。而我信步所之，在這麼個小街，這麼個小店，發現這麼多可愛的書，眼前好像有一片眩目

的光芒。掏出一把在倫敦飛機場換來，還不會用的錢，讓店東挑了兩先令去，帶回一本「新科學家」來。

三翻兩翻，即看到很熟悉的幾張畫。仔細一瞧，這些書全是中國的東西，一張是一〇六一年湖北的鐵塔；一是一六二一年射火箭的車；一是一六一〇年河北的拱橋；最好玩的是一張木刻，是用河水推磨，用磨拉風箱，用風箱吹起旺火。

細看一下，原來是尼丹約瑟新出的一本書的書評。這本書叫做「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大概是他從一九四七到一九六四的論集。主要的內容是中西科學的比較，中國科學對西方的影響，中國社會與中國科學的關係等等，他發現了許多發明出自中國，並有照像或圖畫作為證明。

很自然而然的，我們會問：為什麼那麼多發明，卻沒有導出像歐洲近五百年的科學發展？尼丹約瑟，畫龍點睛的結論是：中國科學在整個發展過程中主要是爲了「實用」。這位寫書評的牛津教授反問說：歐洲近五百年的科學又是因爲什麼發展起來的呢？當然這是個太難答的問題，不過由尼丹約瑟的書的背面，是否可以看出另一個假設，即是：歐洲近五百年的科學發展主要是爲了「好奇」。

說是爲「好奇」，也許太專門，不易理解。就拿尼丹約瑟爲例，他以半生時間跑完了中國，又淹在劍橋的書海裏，去發掘中國的科學史，這除了「好奇」，還能說出其他的原因嗎？

我們反過來問，我們能不能找到一個中國的尼丹約瑟，以半生的時間，淹在南港的書庫裏去研究歐洲的科學史來解答這個問題：「歐洲近五百年的科學發展主要是爲了『好奇』。這個假設是對呢？還是錯呢？」

我掩卷癡思了半天，我想在中國找不出這樣一個「笨」人來。也就是說，在這種笨人不能產生之前，我們所謂的科學，還是抄襲的、短見的、實用的，也就是說，真正的科學是不會產生的。

從樓上望出去，劍橋就在眼前，劍河的水也並不是格外清澄，橋旁的樹也不是特別碧綠；崢嶸的樓頂，我們可以建；如茵的草地，我們可以鋪。我們同樣有不朽的藍天，同樣有瞬逝的雲朵。但培養這麼多人在這裏作好奇的夢，卻不是一蹴可幾的。

## 二、理智呢，還是感情呢？

我住在劍橋的一個小山坡上的一幢大樓裏。這個山叫欣快山，這個樓叫艾德樓。我想如果在一暴風雨之夜，天邊有幾道如劍的閃光，照着樓前一排沖天的柏楊在狂風中搖蕩，再加之雨聲與風聲的「效果」，正好是一部神秘或恐怖片的開始，不必另加佈景，就可變成好萊塢的影場。

而當你走進這個樓裏，當然是門支呀一響，隨後是吧達一關，跟着是寂無人聲，你走一步，地板隨着響一下，你更會覺得全身有點冷。

劍橋的傳統，一天三頓飯，兩次茶，大家正襟危坐穿着黑袍一塊吃。所以每天同樓的人都可最少見三次，最多見五次面。你不能總說天氣，因為天氣一直很好。你也不能總說茶，因為今天的茶與昨天的茶毫無不同。你也不能只跟一個人談，因為話都談光了。你又不能找點事兒做，因為那麼漂亮的工讀女孩子一盤一盤端菜來伺候你。這種環境逼迫着每個人與另外一個人接觸，而今天的話題又不會同於昨天的話題。誰知哪一句

閒談在心上映出燦爛的雲霞；又誰知哪一個故事在腦海中掀起滔天的濤浪？我想劍橋的精神多半是靠這個共同吃飯與一塊喝茶的基礎上。這個基礎是既博大又堅實的：因為一個聖人來了，也不會感覺委屈，一個飯桶來了，正可以安然的大填其飯桶。

人物呢，四路英雄都有。比如，有一個是劍橋出身的考古學家，今年才八十五歲。如果七時吃飯，他六時半就要從他臥室動身，樓大固然是個原因，走的速度也是很重要的因素。聽他說話也得仔細些，因為他忽然說幾百億年以前的事，又忽然轉到二次世界大戰。我第一天，就與他聊天，聊了幾分鐘，他全無反應，然後他看我的嘴不動了以後，才徐徐向我道歉，他說：「我耳朵有點聾。」我暗叫：怎麼不早說呢？

那麼，你以為這是個養老院了，並不是。我隔壁卻住着正在研究牛頓史的修女。你今天坐在飯桌旁可能碰到個學法律的，一付法官神氣，明天喝茶時又碰上個專學南美經濟的。還有一天，我的鄰座是個機械工程師變成了神父，現在正在探究數學的哲學。他一邊品茶，一邊問我，世界上為什麼有「零」；一邊撫摩他的茶碗的邊緣。我說，大概是因為有茶碗，所以才有了「〇」。

昨天，文文靜靜的一個披頭坐在我座旁，說話非常清晰而有力。他是研究伍穆諾

的。我沒有聽懂，再寫一遍，喔，原來是 Miguel Unamuno，他大概是存在主義的先河罷。

這位披頭學者在介紹伍穆諾說：

「哲學的目的是研究『人』。並不是抽象的『人』，並不是『人是理智動物』啦，『人是政治動物』啦所謂的『人』。哲學所研究的人應是有血、有肉、有生、有老、有病、有死的人。這個又吃、又喝、又玩、又睡、又愛、又想的人。活生生的人，活潑潑的人，有着種種弱點的人，受着種種折磨的人，才是哲學研究的對象。」

「伍穆諾並不是無視於世界其他事物，而是覺得在這個有血有肉的人的面前，其他事物變成暗然無光，變得次等次要。」

「而人，真正的本質即是個性。你也可以叫它良心、良知、精神或靈魂。是『個性』在那裏活動；是『個性』在那裏成長。研究這個有活氣的人才是哲學所應作的事。」

我反問他說：「那麼，你怎麼個研究方法呢？」

他越說越興奮了，眼睛冒著藍色的火燄。他說：「研究方法是用詩來鼓舞他，用戲

來烘托他，用夢來勾畫他。既不是用天上的石頭，也不是用地上的石頭，更不是用人造的石頭來研究哲學。材料嗎？是唐吉訶德，工具嗎，是哈孟雷特。」

「你看，」他滔滔不絕的：「伍穆諾的文字中，莎士比亞與哈孟雷特是不分的，塞萬提斯與唐吉訶德是不分的。我想你們中國也有這種有力的工具！」

我說：「是的，曹雪芹與賈寶玉也是常常弄混。」

他然後慢慢的解釋給我聽：「你想，是說出頭髮的顏色，衣服的式樣，身裁的長短等有力呢？還是說，這個人像唐吉訶德可以傳來多少精神。」

我反駁他說：「那你的意思是把藝術當成哲學，或者說，把哲學看成藝術。」

他急忙解說：「不！這是哲學，不是藝術。我們研究的是人。仔細說來，是人的兩件最重要的事，一、人的不朽：人是如何為爭取自身的不朽而掙扎；二、人的完美：人是如何為顯示自己的存在而奮鬥！是這兩件事，是這兩種動力，在創造文明。」

「可是，人非不朽，奈何！」

「對了，這就抓到了問題核心，伍穆諾對於『死』三致意焉！……」

我手中的咖啡已經冰涼，他的咖啡在手舞足蹈中濺滿一地。我最怕他把話題要轉到



「死」，我想結束這段談天，反問他：「你看，伍穆諾是否為理智與科學的一種反動！」

「不！只可以說伍穆諾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先知。因為他生在距今約一百年前。那時的人類之看科學尚是花繁葉茂，還不是像現在似的塵土蔽天。……」

我讓這位披頭學者說的迷迷糊糊。他的頭髮本來就長，再加上蒼白的面龐與深陷的眼睛，在這並不太亮的燈光下，在這樣大的空廳裏，還有劍橋的黑衫在他指手劃腳下左右飛舞，我不知爲什麼覺得有些夜寒。

「好了，我們明天再談，太晚了。」

我從空廳慢慢的走回臥室，忽然覺得這個亙古以來就糾纏不清的「理智與感情之戰」的激烈。左邊好像是冰山的寒光，右面好像是漫天的野火，而人類呢，在這冰火之間時而顛倒，時而戰慄，時而魯莽，時而畏縮的作茫然行。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於劍橋